

桑永夫 著

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

(修订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

桑永夫 著

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

(修订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 (修订本) / 桑永夫著.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48-4292-4

I. ①汉… II. ①桑… III. ①汉魏洛阳城—编年史
IV. ①K87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8943 号

责任编辑 : 王小方

责任校对 : 王莉萍

出版社 :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 新华书店

设计排版 : 洛阳市新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印单位 : 洛阳创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 mm × 1092mm 1/ 16

印张 : 26.5

字数 : 483 千字

印数 : 1000 册

版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汉魏洛阳城，自公元前1059年周公营建成周城始至公元632年唐洛阳县治迁出金墉城止，作为城的历史长达1690年；而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前后相沿，作为都城的历史亦达530年。汉魏时期，无论是城市的建设布局、民族的纷争融合、科学的进步创造、文化的昌盛繁荣乃至社会伦理观念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中都无可争议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以汉魏洛阳城为载体，一个个人物事件犹如无数跳跃不止的音符，渐次汇成震人心魄的黄钟大吕。其表演之精彩，其情状之震撼，千百年后仍使人荡气回肠，浮想联翩，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因其重要，更因其精彩，多少年来，对汉魏历史的研究和对汉魏故城遗址的探索，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而将这一切辉煌以城址为体、以年代为纲进行证实和梳理，以期得到更为清晰的脉络，为研究和欣赏汉魏历史提供便利，正是拙作编写的背景和窃望。以年代为序编排史料并非鲜有，但本书确有其一二独特。首先，以汉魏洛阳城为主体，将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及文化现象以年代编排，即全书内容和史料均以汉魏洛阳城的兴衰为取舍精简标准。其次，各种人物事件均以历史文献原文记录为准，多方查索，原本誊写，清浊自分，不以个人好恶而作主观臧否评判。同时，不仅是重大事件，一些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的逸闻趣事，虽似细枝末节，如水滴之于江河，但直如大餐前之小品，盖因其喜闻乐道，亦酌加以记录阐述，而汉魏时发生在汉魏城中此类事尤多。如此编写之目的，只是想在严肃晦涩的史籍氛围中稍加活泼清新之元素，使人在翻阅时不至过分枯燥和沉重。事实上，历史本来多情多彩，风流

汉魏尤其妩媚。

然究其根本，拙作仍是关于汉魏洛阳故城兴亡毁建和以之为载体的汉魏历史重大事件发生发展基本脉络的研究尝试。唯其重大和辽远，虽极尽所能，钩阅史籍超过百种，但忽如江郎之才，粗疏难免，固不能遂我心愿，遑论飨读者诸君！故不敢心存奢望，倘能给做更深研究的方家大儒提供些须线索，或能与初涉此域的爱好者点滴裨益，即不枉数载寒暑之力也。

掩卷沉思，心之惴惴，付梓之日，慨然而叹。盖虽竭尽心力，踵贤钩沉，然深恐征引不博，止于管窥，考据不确，谬言流布。学如七步八斗者，或讥我太浅，初识汉魏风情者，或恶其过繁，罪之溢之，其惟兹乎！

诸多挚友亲朋，鞭策奖借，鼓舞颇多。其他相关汉魏大作，其为本书取资者良多，谨此志感！自不待言，书中所有疏漏舛误，理当由作者本人负责！

桑永夫

2012年初春识于洛阳

目 录

序

一、周、秦、西汉 1

——汉魏洛阳故城之滥觞

二、东汉 33

——煌煌帝都的开端

三、曹魏 173

——帝都的重建与延续

四、西晋 229

——帝都的延续与完善

五、北魏 307

——帝都的扩张与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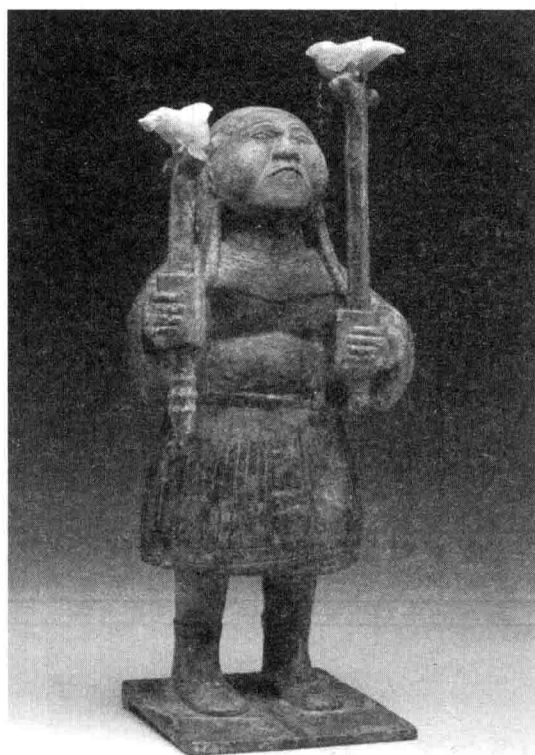
六、近现代	403
-------------	-----

——帝都新生：探索与研究的艰苦历程

附：主要参考书目	40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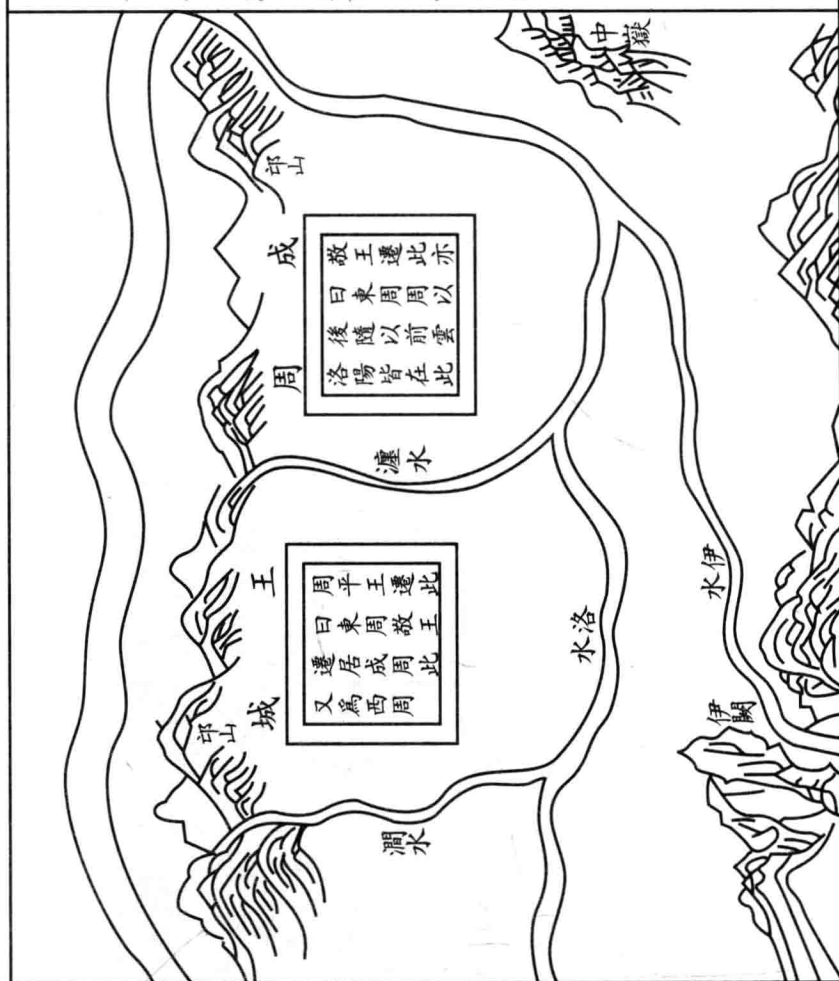
后记	412
----------	-----

一、周、秦、西汉
——汉魏洛阳故城之滥觞



周公營洛之圖

周公營洛之圖



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意欲宅洛周公成之俾四方朝貢均焉又營成周以處頑民俾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公元前11世纪前后，周在文王姬昌治理下迅速强盛，至周武王姬发时兴兵灭殷。为了统治新征服的东方广大区域，有效治理殷遗民，武王遂有在洛邑营建新都之意，未成而崩。周成王即位，周公姬旦辅政，成王即命周公规划营建成周城。周公于涧水东、瀍水西、洛河北岸修建王城，作为周之东都，周王居之。又东去王城四十里建下都城，以迁殷顽民，史称成周城——此即为汉魏洛阳故城建城之始。周公迁殷顽民于成周下都，派八师兵力予以监护。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引戎人入侵致身死国破，周平王无奈东迁洛邑，居王城，史称东周。周敬王时有王子朝之乱，子朝之党居王城，敬王遂自王城迁成周城（下都），晋侯又以城小不受王都，率诸侯扩修之，直至赧王时复迁回王城。秦封吕不韦文信侯邑于此，食洛阳十万户，不韦又增修该城。西汉高祖刘邦欲都此，后从张良、娄敬等建言，西都长安，王城处置河南县，下都城处置洛阳县。一般而言，周东都洛邑应包括王城与下都城，乃仿丰镐二都制，相对于周都丰镐总称洛邑，相对于宗周统称成周城。涧水东，瀍水西，称王城，乃朝会之地，瀍水东，称下都，处商民之地，王城在涧瀍之间，下都在瀍水之外，此两者之区别。然两地仅隔一瀍水，相距不过40里，作之为一大都邑，即洛邑也，后谓之成周，亦谓之东都。不过此后诸多记载所言之成周城，一般并不包括王城而仅指下都而言。

公元前1077年（周武王姬发元年），周文王姬昌崩，其子周武王姬发即位，以周公、召公为辅，承继光大文王之事业。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曰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史记·周本纪》）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史记·周本纪》）

公元前1068年（周武王姬发九年），武王姬发第一次伐殷，东观兵至孟津，会八百诸侯。又思之以为不可，遂力排众议，还师西归。

“东观兵，至于孟津，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是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史记·周本纪》）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十一年），商王纣无道，昏乱暴虐，上下失和，民怨沸腾。周武王姬发因再度伐殷，与商王纣战于商郊之牧野。纣之大军皆恨纣王之酷而于阵前反戈一击。纣因大败，登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殷遂亡。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殷。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火而死。”（《史记·周本纪》）

公元前1065年（周武王姬发十二年），周武王封周公姬旦于鲁，旦不至鲁而相周，是为周公，其子伯禽代为就封。武王又封其弟鲜、度及商纣子武庚，负责监管殷遗民，即所谓“三监”。武王夜不能寐，苦思广大东方安稳之策，遂与周公旦等商定营建东都洛邑。

“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监之；卫，蔡叔监之；以监殷遗民，谓之三监。”（《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地理志》）

“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皇甫谧《帝王世纪》）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治殷。……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自洛纳至于伊纳，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史记·周本纪》）

“昔周武王克殷还，顾瞻河、洛而叹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雒、伊、毋远天室。’遂定鼎郊鄘，以为东都。”（《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道三·西京一·河南府》）

“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世人歌曰：‘洛城东北上商

里，殷之顽民昔所止。’”（《洛阳伽蓝记·城北·凝圆寺》）

“光武帝大喜，赐（鲍）永洛阳商里宅。”李贤注：“《东观汉记》曰：‘赐洛阳上商里宅。’陆机《洛阳记》曰：‘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后汉书·鲍永传》）

公元前1064年（周武王姬发十三年），周武王姬发崩，成王姬诵继位。因成王年幼，周公乃摄政。管叔、蔡叔与武庚因疑周公而发动叛乱，周公奉成王之命讨平之。

“武王病……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史记·周本纪》）

“武王克殷后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史记·封禅书》）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史记·周本纪》）

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数，向有多种说法。《尚书·诏诰》记5年，《史记·周本纪》引《帝王世纪》为6年，《通鉴外纪》为7年，《汉书·律历志》为11年。武王年寿亦有54（《古本竹书纪年》）、93（《礼记·文王·世子》篇）、94（《今本竹书纪年》）等诸说。

公元前1060年（周成王姬诵四年），周公既杀武庚，仍收殷遗民，以微子开代殷后，封武王弟为卫康叔以监之。

“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遗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张守节正义：《尚书·洛诰》云：‘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以居邶、鄘、卫之众。’又《多士篇序》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史记·周本纪》）

“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孔安国传：“今洛阳也。将定下都，迁殷遗民，故并卜之。”（《尚书·洛诰》）

公元前1059年（周成王姬诵五年），成王诏召公、周公营建东都洛邑与下都，即成周城。周公所营下都（即史称之成周城）即为汉魏洛阳故城建城之始。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尚书·召诰》）

“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尚书·洛诰》）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

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

“洛阳，周时号成周。有狄泉，在城中。”“《帝王世纪》曰：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东北，今城中有殷王冢是也。又太仓中大冢，周景王也。”（《后汉书·郡国志》）

“成王营洛邑，西曰王城，今河南府治西偏。东曰下都，在今河南府城东、洛水北，西去王城三十里，亦谓之成周。”（《读史方輿纪要》卷一《历代州域形势一》）

“按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永初记》言，城之西面，有阳渠，周公制之也。昔周迁殷民于洛邑，城隍逼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广之，以封不韦。”（《水经注·谷水》）

“《公羊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帝王世纪》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晋《元康地道记》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城东北隅周威烈王冢。’”（《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注引）

“成周既成（孔安国传：‘洛阳，下都。’），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尚书·多士》）孔颖达疏：“周之成周，于汉为洛阳也。洛邑为王都，故谓此为下都，迁殷顽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为成周。”（注：孔疏之意当为说明殷顽民所迁成周之下都之地为汉代洛阳城。成周当总称洛邑，不仅单谓下都。）

“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即土中，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洛邑。是为王城，名曰东周。”下注：“《括地志》：‘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郑郛，周公新筑，在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居此城。至敬王乃迁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洛阳故城，在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筑，即成周城也。将定下都，迁殷顽民，故并卜之。’吕氏曰（《吕祖谦大事记题解》）：‘孔子序《洛诰》曰：周公往营成周，则成周乃东都，总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阳，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时会诸侯则处之。下都，则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习见久矣，遂独指以为成周矣。’”（《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其《周公》一书中亦对周营建洛邑及成周地望内涵有简明而中肯的论述。要之，殷虽因纣之无道而灭于周，但其民恒念商汤以下七王所积之善德。周灭商，殷民虽既与之以田业，而尚未服周德，“此大营建洛邑之所以不可以已也”。而营建洛邑，本出武王之志。然至周召二公至讨四国之事既毕，再图营洛，盖有二因。一则镐京居于西偏，四方入贡，道里不均，而洛邑则中央之地，极适宜诸侯之朝覲会

同；二则殷之遗民，虽使分处，尚未心服，故营建东都，以大为镇压，亦焦眉之急务也。于是使召公先至洛相地，卜得吉兆。因定城郭官庙朝市之位，周公亦继至视察。先卜涧水之东瀍水之西，即王城之地。第一之目的（均道里）既达，为图达第二之目的（镇殷民），故周公又卜瀍水之东。《洛诰》所谓“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是也。郑玄云：“瀍水东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阳县是也。召公所卜处曰王城，今河南县是也。”蔡传云：“涧水东，瀍水西，王城也，朝会之地，瀍水东，下都也，处商民之地，王城在涧瀍之间，下都在瀍水之外。”此两者之区别也。然两地仅隔一瀍水，相距不过40里，作之为一大都邑，即洛邑也，后谓之成周。成周修建其工事皆役使殷遗民。王城既成，乃迁九鼎于此，谓之成周，亦谓之东都。

公元前1057年（周成王姬诵七年），召公、周公相继至雒邑而营筑完毕，遂为周之东都。成王长，周公还政于成王。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羈臣之位。”（《史记·周本纪》）

公元前1056年（周成王姬诵八年），周公定制礼乐。周公卒，遗言葬成周城。成王不敢以周公为臣，遂从文王葬周公于毕（今陕西咸阳北）。

“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旦者，周武王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孝，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经强葆（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

子于宋，以奉殷祀。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时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悦）。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记·鲁周公世家》）

“《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读《秦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纷纷焉不心服者，非独殷人也。予乃今知汤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纣之虐，人如在膏火中，归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虽以武王、周公之圣相继抚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汉道德比之殷，犹砒砒之与美玉也。然王莽、公孙述、隗嚣之流，终不能使人忘汉。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无周公，则殷之复兴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苏轼《东坡书传》卷十五）

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使圣人梦萦五百年

周公姬旦，周文王第四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文王曾把陕西岐山南名“周”之地封给他作采邑，故称之为周公。周公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建筑家。自幼聪明多智，深得文王喜欢。文王死后，周公兄武王姬发继位，他辅佐武王治理国家，协助武王攻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周武王十二年，封周公旦于曲阜（鲁）。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继位，周公代成王摄政当国。他率兵东征，平定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朝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和管叔、蔡叔的武装叛乱，稳定了周朝的统治。他分封诸侯、制礼作乐，为建立西周王朝的典章制度、维护国家的秩序、发展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王继位后，为了完成武王生前的愿望，命周公、召公（姬奭，文王把“召”封作他的采邑，故称他为“召公”。他帮助周武王灭纣克商，武王又封召公于北燕。成王时，召公为三公之一，主政自陕以西）营建洛邑。公元前1059年，召公遵照成王的命令到洛“相宅”选址，周公复卜审视，往营成周（洛邑）。当年的三月至十二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迅速完成了洛邑的兴建工程。洛邑建成后，周公向成王建议，认为洛阳乃“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恳请成王迁都洛阳。成王接受了周公的意见，下令把武王从殷都迁来的象征王权的九鼎重新安置于洛阳，史称“成王定鼎于郊廓”（洛阳周公庙定鼎堂由此而得名，郊廓，即洛阳）。周公和召公一起，在洛水之滨营建洛邑，建王城和成周城，并遗言死后葬成周城。周公所营成周下都即为汉魏洛阳故城建城之始。

成王七年，周公还政于成王，并按自己制定的礼制，面北称臣，同年周公卒。成王葬之于毕，以从文王。今洛阳市区定鼎路有周公庙以纪念周公。周公思想影响之深，使500年后圣人孔子奉为圭臬，常有“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之叹。对于周公“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尚书大传》），孔子衷心赞曰：“吾于洛诰见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来服，莫敢不来享。以勤文王之鲜光，以扬武王之大训，而天下大治。”其崇敬仰慕之心昭然。圣人孔子一生周游列国，诲人不倦，其最大目标无非就是要把已经礼崩乐坏的当世按照周公之所作礼乐纠正改造而已。

周公营成周：汉魏洛阳故城建城之始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军伐纣，至孟津集合众诸侯渡黄河，经过牧野一战，推翻了殷朝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殷商被灭后，武王没有立即回到西方的镐京。为了有效控制东方广大地区，加强西周的统治，计划在洛阳经营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并且“迁九鼎于洛邑”，这就是史书上所载之“武王营周居洛邑而后去”。武王回到镐京后，遂有定都洛邑之想法。他曾对周公说过“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昔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但武王在灭殷后第二年就死了。周成王即位，周公、召公辅政。成王“如武王之意，使召公复营洛邑”。周公向成王建议，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恳请成王建都洛阳，成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定鼎于郊廓”。以此开始营建洛邑。其目的一是为扩大和巩固东方的统治，因西周的都城丰、镐二京偏于西部不利于统治；二是洛阳时称“土中”，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各方进贡；三是洛阳为夏之旧都。

洛邑的营建由周公、召公主管，《尚书·召诰》曾记载，成王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到宗庙向其祖父文王告祭，然后回到丰都，令太保召公到

洛阳视察地形、选择建都位置。召公在三月五日晨到达洛阳，开始进行筹划，三月七日，用被征服的殷庶民“攻位于洛汭”，经过测量，于三月十一日确定了方位。三月十二日，周公至洛阳，审视复查了召公测定的城郭、官室、郊庙、朝市的方位。营筑前，周、召两公曾绘制了一份洛邑图，献给成王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尚书·洛诰》）遂祭祀天地，通告周与被征服的殷各级贵族前来参加奠基典礼，命令他们驱使大批奴隶，按照规划投入了艰巨的修筑工程。经过奴隶们艰苦劳动，至十二月就完成了洛邑的兴建，从此洛邑有了两座城——王城与下都。两城相距40里，涧水以东、老城以西为王城，瀍河以东12公里为下都（今白马寺东）。王城与下都共为一都，总称成周。两座城市建成后，成王亲自到新邑举行落成典礼。王城作为周王召见诸侯、处理政务之用，为“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下都则是官僚大臣居住和治事地方，同时迁入被征服的殷朝大小贵族。时周公曾派八师兵力（每师约5000人）驻于此，以拱卫京师，称“成周八师”。

洛邑成周城的营建对巩固周朝在东方的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都则是汉魏洛阳故城建都之始，经过东周敬王时的扩建、重修和秦代吕不韦的扩修，为以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所沿用为都。

公元前779年（周幽王姬宫涅三年），周幽王姬宫涅昏庸暴虐，荒淫无度，宠用佞臣虢石父。欲立宠姬褒姒子伯服为太子而废太后及旧太子宜臼。更为博美人褒姒一笑，竟数举烽火戏诸侯。终致夷狄入侵举烽火而诸侯不至，被杀于骊山下。太子宜臼继王位，是为周平王。

“幽王娶褒姒而嬖爱之，生子伯服，幽王欲废申后并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史记·周本纪》）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不至。”（《史记·周本纪》）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史记·周本纪》）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元年），周平王姬宜臼为避夷戎，东迁洛邑，居王城。自是年起史称东周。